

電影美術應用色彩的性質

趙越

我們都知道想像和記憶有所區別，觀念的新發現，是記憶的過程；觀念經過了重新配合，目的在創造出新的觀念，這才是想像的過程。

電影領域中的美術範疇（包括：裝置、園藝、服裝、衣飾、工藝、模型、背景、道具等部門）便是由「創造的想像」（有時亦賴考據）裡產生；不過，美術範疇同時也孕育在「再建的想像」的形式之中。

換句話說：美術範疇在這兩種「想像」形式中所引起的作用：「創造是想像」等於是藝術創造的意念，而「再建的想像」則等於藝術表現的具體。同時，當我們通過了這兩種「想像」之後，我們便需要豐富的經驗來完成它——電影的美術。

當然，我們所說的經驗是指美術設計工作的經驗而言。近幾世紀以來科學知識的發展，已經很確切的證明，經驗乃是知識源泉，要求知識決不能離開經驗，更要求在經驗中用試驗的各種方法去尋求。

從表面上看，我們對美術的觀點，似乎否定了蘇格拉底的知識論的：使教育者自動和自得「求了解的最好的方法乃是做，最穩固的學問乃是自得的學問」的言論與觀念。其實不然，我們所運用的想像與經驗，正是依循「最好的方法乃是做」的基本原則。因為在「做」的過程中，已內涵着經驗的成份了。

電影的美術範疇，除去了園藝部門不需要色

彩的設計之外，其他裝置、道具、服裝、衣飾、工藝、模型、背景、美工各部門，都必須經過了專家的色彩設計。

其中尤以佈景的裝置工作更為主要的一環；可以說彩色片中，所顯現出來的廣大的面，廣大的環境背景，以及廣大的空間，構成了色彩完美世界。然後各種工藝、道具、背景、模型等部門佔據其中，演員活動其間；這些動與靜，遠與近，大與小，都必須在這複雜的，變化的意境中，顯示出色彩的效能。

像以上這些美術部門所引起的後果感覺，皆是由彩色而生，其優劣、美醜的標準亦都是根據設計者表現出彩色知識與彩色設計能力而定。

因此，我這篇文章的寫作的重心，便是以提供各種色彩的性質為主。我們若使圖片的彩色有所成就，我們必須首先對各種色彩的性質有所認識，因為這是一種不可缺少的基本彩色設計工作，正如同畫家之予「素描」，舞蹈之予「足趾」的磨練一樣。

現在我們先從藍色系統來談：

普魯士藍：稍含暗味，易於水中調合，在曝曬陽光之下，雖感褪淺，但仍不變色；不過此色對於光線強弱和空氣乾濕的反應則非常顯著。

紺藍：此色成份不一，尤以我國西藏之天然出產者稱於世，色度有些輕浮的傾向，不宜於其他彩色混合。

靛藍：屬於植物性，是從「藍草」的原色素

製成，此色若不能控制得宜，足以促成陰霾之氣氛。

天藍：是鈷藍和鉛的結合物，同鈷藍具有一樣的耐久性，我國多喜將此色用於現代裝飾，電影佈景的「天片」亦皆採用此色（黑白片「天片」亦可用適度之灰色）如加上少量白色混調其中，更為別富風趣。

現在我們談到應用的紅色系統了：

洋紅：我們亦有少數稱之「鮮紅」。洋紅乃是由阿拉伯話「胭脂虫」一字而得名，其實此色並非產於中東，而是出產在墨西哥及南洋群島。將雌虫同礬土而糞之，即得此瑰麗、澄明之色，浸水易溶解，觸光易褪色。

暗紅：我們俗稱「老紅」或「深紅」。其成份略似洋紅，只是顯色較為暗黯，耐久性極弱，因此若與他色相溶，易於減失其原有色。

玫瑰紅：是採於「茜草」的色素而製成，適宜調合其他彩色，倘使調配柔紅，則色澤更為鮮美，艷麗。同時，其乾燥的時間亦較長，所以圖案畫，廣告畫方面多喜用之。

朱紅：我俗謂「大紅」。早期希臘和羅馬時代，都採掘自天然的「辰砂」中。八世紀時始知用水銀和硫黃製成人工的朱紅。法國朱紅略呈黃味，我國朱紅略重紅味，水銀性的朱紅鋅白混合雖佳，但待水銀溶解時，即變成暗色了。

茜紅：近於鐵類的紅色，較之其他屬性的紅色安定，再加以少許白色混之，可保持其耐久性。

現就黃色系統來談：黃色多由硫化銻精製而成，不易褪色，輕則明朗，重則沈沉，因其含有硫的成份，所以且忌與翠綠相溶。

藤黃：又稱「雌黃」。由錫蘭和暹羅土產的樹膠製成，主要成份是「庚保基酸」和樹膠，色度較檸檬黃強烈，遇到不潔空氣便見濃厚，因其是屬於染色性，故不太適宜美術設計之用，同時此色若觸及他色都易混濁。

鉅黃：可稱為黃色系統中最美麗者，其顯色之鮮明為群黃所不及，可是電影美工用色多為粗糙者，故不適合多用之，同時使用時間過久，此色即逐漸變為帶藍的顏色了。

銻黃：耐久性強，鮮明而燦爛，呈金黃色，最適宜中國（古代）通用之色，且不可同綠青色混合，不過，搭配尚可。

螢光黃：是一種半透明色，濃厚明顯，略帶暗味，不褪色也不變色，將老銻配合其間最為適宜，較之前色（銻黃）的調配效果恰相反。

灰金黃：此色成份相似銻黃，但顯色略比銻黃濃厚，在不純空氣影響中，色度會為之減退，且含有氧化作用，所以不應有「有機性」的彩色相互調配。

綠配系統的「綠」，早在二千年前希臘已知如何製成，法國將葡萄酒的渣滓放置在銅板上，經過加熱使之發生化學作用，之後，則可得鮮明

之綠色了。

翠綠：此色燥性較低，遇有潮濕則變成黑色，加上少量鉅藍，就立即成為鉅綠，在色感上更顯名貴、隱定。

橄欖綠：是由硅酸、氧化第一鐵、加里、苦土等緒土當中提煉出來，色堅，富有魅力感覺，最主要的不能同他色重疊。如他色重疊其上，則必起龜裂之現象，如將此色重疊在他色之上却無此跡象了。

青綠：為綠色系統中最標準色，色度藍實耐性適當，在同色系中，求光度之變化更顯美麗。

俗綠：含有石膏，硅酸的氧化鐵燒煉而成，透明略有黃味，暖調光澤，耐久，易乾。

紅赭：自黃土中燒製而成，半透明，性耐久，不論明黑部份均可調合，同黃色混合即呈神秘的銀灰色，和藍色混劑即呈青灰色。

印度赭：其成份為硫化第二鐵，亦是採自黃土層中，色度豐彩，半透明，不褪色。

焦茶：從烏賊的膀胱裡取出，精煉而成，透明，古時的畫家喜用之，近代認為其無生命的枯灰色質，故不喜多用，但仍不失其存在的價值。

鮮紫：紫色在彩色是一種易變，易褪色，且為色彩中最險用者，所以非具經驗者不易調用。

結紫：其成份是亞砷酸鹽或取之磷酸鹽，它是色中最強者，雖有些沉重，但用之得當亦有明

朗感。

黑色：其成份是碳和磷酸石灰，用象牙燒煉而成之黑色品質尤佳，黑色在繪畫中雖為「壓暗」之用，但在電影及應用美術，則為多用之色，且用之得當更別具風趣。

白色：其成份為氧化亞鉛，不透明，有「壓光」的傾向，任何透明色，一經白色調入其間，即成不透明色了。

——參考Eijoe O'Hara著「彩色性質」電影的美術部份，是電影的「被攝物」的中心，相同的，美術的彩色設計，是奠定彩色電影優劣的決定標準。

畫家對彩色之扶擇，是由於其本身的生理與情感所引起。但電影的美術設計者則必須賴以科學的試驗與鑑定；因為電影是藝術與技術兩者交替而成的一種科學，所以，我以為我們採取「科學的求證」確是一種必要的工作。

今天我們的彩色片的拍攝正在醞釀的階段，或者已在試驗或已拍攝中，我們「大胆的假設，小心的求證」（引胡適先生語）為期末晚而且正在其時。我們為什麼不放棄茫然的摸索呢？我認為「奇蹟」決不能在盲目的摸索中出現。在我的觀念中「無把握的樂觀，比有把握的悲觀更可怕」。站在電影工作者的立場，我切望國產彩色影片的拍攝，能有一個完整彩色試驗和健全的試拍計劃。